茅鹿門先生文集

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壽李太宜人序

太宜人者予歸安令鑑池李公之母而烏程令文洲羅公則於公爲同年以太宜人春秋高時且七十矣屬予文以賀太宜人趾趾不踰序言不越閫予何以爲千里稱觴前壽竊惟古者彤管所載太姒以下予於春秋得之魯文伯之母於戰國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之母於兩漢以還則又得之丞

相張公湯京兆尹雋公不疑功曹范公滂潯陽令陶公侃參知陳公堯咨翰林學士歐陽公脩之母古以來所稱母子之間爵相貴而道相成者所由來也舊矣予不能知宜人然聞宜人少事先將軍武德公公以盛年沒而太宜人獨能以母道禔其身捍其家手世所藏書而授諸子長公雅嘗列州將有聲而仲以下翩翩乎騕褭騏驥之材並中明天子甲乙之科拜夕郎參名藩為世聞人矣而我令季公來以弱冠之年出綰印綬於此四三年間所以詩書愷悌之旨而與我邑者緈緈乎老氏

所云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是過巳嗟乎先將軍没
而世如帶矣非太宜人抗古者彤管之訓以督教
之昌後裔振家聲若此何以能爾即如天挺生賢
抑何以伯仲叔季矯首鴈行也語不云乎月明則
星輝川澄則珠潤予於諸君子所後先翺翔顯聲
實於時抑可以覘母氏之聖善與曩所稱文伯諸
母相等夷予殆將前爲滕席而舞蹈也巳羅公曰
善遂書之

江山覽勝圖序

江山之勝必於異人乎憑之以發其奇崛崒律夷

曠幽眇之靈又必善文章與詩歌之什者而後奇
崛卒𡸣夷曠幽眇之觀得於斯人乎雕刻興寄藻
繪以傳也不然譬之陰崖之卉秪自春吐而秋耀
焉耳予故嘗按傳記所載五方之遐陬絶壤姑置
不論即如予吳越諸州若孫興公之於天台王右
軍之於山陰謝康樂之於永嘉李供奉之於天姥
蘇內翰之於西湖何可勝道也其所賦歌諸什於
今令人手而誦之未嘗不杳然神遊者盧陵李徵
君泰華公殆豫章閒異人也少以善文章名南州
然數試數窘輒棄去肩一瓢囊一劒南涉洞庭吊

九疑眺南嶽祝融七十二峯之深將求所謂羽化者之術以自老頃以其子廷尉君左遷出諭我桐邑也於是復東遊入浙浙故多佳山水而嚴光釣臺以下若前所稱天台永嘉諸勝並屬逶迤襟帶間也聞徵君飄𨥁所嚮必移幕亭載鴟夷盛酒以隨酒醉耳熱輒仰天嗚嗚長嘯而歌所賦累若干什盈篋矣行且治裝以歸于友胡山人求善繪者爲江山覽勝圖一卷以紀其事并請予言以弁其首予竊慶浙中諸佳山水固得憑異人如徵君者即之詩歌之什以發其奇崛孝律夷曠幽眇之觀

而予又竊自慶得挂一言於其什斯亦予於諸佳山水有勝緣也已異日好事者必傳傳必遠當不至於同陰崖之卉相嘲且唁而卒以零落也

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

羅文洲公之令我烏程也五年于茲其以平易近民而民故戴之與古中牟單父毋相遠頃者吏部按臺諫闕員側疏治行之最者以聞　天子且璽書召公歸安茅坤闔同郡諸縉紳先生餞之苕水上而告之曰古之賢豪所謂得志而聲施者上惟宰相其次則爲諫官以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

行其言而言行道亦行也予獨曰宰相者握天子
權以一四海而諫官則又從而持衡其間故處中
外一體之時易而私相異同之時難漢唐田竇牛
李之間紛紛矣惟宋眞仁則執政者李公沆王公
旦下及韓杜富范也故於其時孔道輔歐陽脩輩
爲諫官上殿面折吁咈成風熈寧元豐之際執政
者王荊公安石下及章蔡倏焉車輈倏焉睚眦故
於其時鄭俠蘇轍輩爲諫官或黨或忤如甘如荼
卽如我國家亦然　宣廟之時三楊執國葉盛諸
君疏無留行巳而南陽以下羮藎相懲弘治夔龍

煥若日星正德嘉靖震電晦明三十年來分宜華
亭新鄭江陵諫垣之間其所出入內外殆猶乘游
徼而列戍郵者今　天子春秋多歷年所二三
元老甚屬明盛雝雝穆穆協德同心昔人所稱矜
恩讐席刑爽徼利權樹威名相與謫謫詆詆以黨
同伐異於其間譬則日出而煙之消氣之滅也已
嗟乎公拜夕郎入瑣闈而珥筆鳴珮其間非得志
聲施之時乎公之令烏程也外不假赫赫之聲而
內多悶悶之仁吏民懷之若挾纊然茲公之行也
予竊謂公於時亦不必懷異同之猜而䰟䰟焉以

翰蹇諤異日史官之次諫草當尾孔歐而下騖騖不朽之石畫以賀公之言行道亦行而其慶殆與宰相等也

陶氏族譜序

太學生陶君彥冲同博士弟子員天漢抱族譜過草堂且按圖而曰陶氏世系錄吾長沙公侃及彭澤令潛以來支庶半天下不能散釋而十六將仕則由汴州扈宋高宗而南次嘉興此則為一世祖而家金橋者之始也四傳而為九十一將仕則以某而分徙會稽以某而仍守金橋而菊隱君則某

之子多慷慨大略嘗團義兵而以敗元人於皇亭
之北事載浙誌中此則五世祖而家爲潮者之始
也又再傳而七世惟一則爲東支稍衰落惟義則
爲祖宅支有子二一爲孟生則以豪雋忤　高
皇帝死詔不得收收者勒戍此則貴誠戍遼陽者
之始也一爲安生此則下宅者之始也然貴誠少
負奇氣旣以身赴父難晩且來歸散家財結賓客
鉦復振之其孫澤與濟又從而世之而澗之詩書
冠蓋甲郡中矣其他子鏈則留遼陽而鎰劈而爲
港西支鎮劈而爲西莊支此又瓜分而各自爲始

者也澤以下贈御史楷之後再傳為按察副使儼
三傳為大理寺丞謨其他儒俸及九韶輩或繇貢
或繇鄉進士累累不絕濟以下椿之後再傳而熙
又再傳而萬鈞松之後一傳而按察副使煦布政
使照燦之後一傳而煒贅吳江而于大父遠父銳
亦舉鄉進士至於于兄弟冲瀛輩茲則又為吳江
者之世而再而三而四者也金橋來諸支流苗裔
可概睹矣又伏而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世並繇
宗法故其族不散而秦漢隋唐以還則宗法罷而
幷其世牒江以南勢家鉅室猶或半存半亡而其

他則零落殆盡此歐蘇二家之譜之所以作也予家食指其由金橋而鴈湖而吳江迄于人其他徙會稽及遼陽亦略相稱然則支庶既繁而名不諳面不相睹識者什且八九其占仕籍顯名當世者諸子孫或得按國史及州郡誌時時攷見其他菊隱而下諸以節俠名者世相次大略互見墓銘及像贊贈什中盖古者漢三老萬石君之遺也君焉得不為弁一言於其首於以俾我陶氏流風蘊義稍及附君與日月俱遠乎予見縉婦即鄉進士銳之女而彥冲之弟也彥冲則又翩翩不羣大較有

菊隱之流風者乎故義不能辭謹爲綴次而書之
者如此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序

秦罷侯置守來惟兩漢吏業爲最盛聞按傳記所載南陽東郡潁川渤海之屬其所施行次第不同大較並由仁心質行以務近民而已我　國家宣德弘治間猶有此意近代以還世之士大夫數競綱罟亟疾以爲威而非必皆出於心之仁爬搔愎鷙以相高而非必皆出於行之質甚且外持僚貳以下如束濕薪內以奔走翕張於按節使者之庭

與其左右耳目所嚮如仰决堤于閭視之聲名日以奕然起而其封以內則耗焉如鼎之沸矣獨我豫章熊公不然方其始下車望而貌之固知其爲仁心質行之君子也四三年來一切簿書旤鑰之間特厭世之綱罟亟疾以爲厎而孳孳然於吏民之罪罹也特原之又從而末減之古所稱不寒而栗者今且盎然若穆風也非特恥世之爬搔傾鷙以相高而恂恂然於吏民之情智所不逮特茀而宥之又從而曲覆之古所稱故作見知者今且曳然若或汚車焉亦可也於僚貳閒譬則琴瑟柷敔

之相節宣而已而一切愛憎不以與也於揆節使
者之擁傳而入與其左右耳目者之抱牒而過譬
則浮雲飛霧者之相夷猶而已而一切突梯不以
與也公之仁心質行固其天授而世之漸摩於其
仁悅懌於其質者不以令人喜亦不以令人怒日
惟見其行所無事而吏民之相與擁而戴之殆猶
魚之依乎水鳥之依乎木而有低徊不能自已者
嗟乎若公者非歐文忠公脩所自諗者乎方其尹
開封也適包孝肅之後故所爲鋒鍔威稜以恫愒
當世者公並撤去人士或援包諷之公輒曰凡人

材性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政或不逮閤按公覩郡大略繫此令且以考最行撫按以下並疏留之而僚貳陳公輩屬予撰次張其事予告之曰公固兩漢良二千石者之遺也所至或恥爲赫赫聲而所去令人思然則較之孝肅之與文忠其所以流風餘韻播當時而傳之天下以至于今不知其孰得孰失也

康衢野詠序

康衢野詠者布衣陳君旻年倣古之擊壤者流因以放歌山澤之間者也傳曰詩言志故秦之風多

慨慷幽之風多憂勤漢以來古雅頌之旨寖明寖
冒不絕者如帶然而公卿大夫之辭莊以思將帥
枹鼓之辭奮以猛羇旅遷客之辭淒以遠閨姬戍
婦之辭悲以怨其工與否不暇論要之並各由其
心之所之而播之爲音於以極其性情節奏之變
者陳君少習博士弟子業已而以酒廢獨手唐大
曆以還諸名家之什而歌之歌之不足又從而咏
嘆淫泆之詩益以進家益日以落當其適意時壘
之傾甑之塵穨然壁立猶抱膝而哦不顧也嗟乎
君抑奇矣間按其詩不敢遽謂能一一盡追大曆

作者之堂然其不厭貧不豔情於富與貴而能以山澤自足所好則亦古者擊壤之音之遺與予故序而傳之且以見今　天子明盛而山澤之氓能歌帝力爲云爾

太子少保元洲張公八十　天子遣官存問序

惟我太宰兼太子少保元洲張公舉進士入仕其所歷事　三朝敭歷中外者四十餘年間按公所隸尚書省爲郎緩罪讞獄類張廷尉其佩印方州單車露冕類龔渤海由藩臬晉撫陜西所至奉法

布職紀綱州郡類陸象先張士遜鮮于侁輩已而繇南工部尚書入爲太宰　天子既以公不世之望席之以不次之擢而公抗顏矢心其所進絀天下之賢不肖矯矯乎晉之山濤唐之崔祐甫之風也累數載而故執政張江陵聞父喪獨倚天子恩及中宮奄寺者之擁護不欲去托私人諷公領袞百執事上章乞留而公獨恥之不以與甚且義沮之於是江陵憾公甚公遂拂衣以歸當是時中外之士上以　天子厚師傅之寵下以誦公持丰采之峻語所謂日月中天風行海流是

巳十數年來公角巾故第偕賓朋故舊詩酒爲歡間出湖上徧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峯之深或移日不能返也構一椽於湖之曲以棲檜壘曰煙水磯公固不欲如古大臣之以罪去位畏譏避詬塞垣避竇爲也予一過西湖輒亦一過公相與或觴或詠而已絕不齒理亂得失上之按節使下之郡邑有司問候於其廬公傳刺謝報履舄不及公門嗟乎公可謂入則爲國家之蓍蔡出則爲江湖之蕭逸翩翩乎詩書典刑所載者已萬曆庚寅公壽八十　天子采臺使者所請下之禮官特賜存問

如制存問者古盛王殷周以來貴年養老之遺也
世所聞見者予不及讀累朝實錄及部牒所次第
按浙之耳目所共睹記百年間寥寥數人耳然於
中覆之其以秉國而所當奉朝請者非難而以老
而去位者為難其去也無他詿誤非難而以忠鯁
忤執政中所罷黜枝柱相搆也則又難何者君臣
之間蓋疏遠矣今且以中外之夙望與羣議所迫
天子始追悔而褒嘉之茲則朝野之耳目猶公君
臣之始終以禮謂之不世之典可也猗與盛矣哉
予於是敬書之入為公賀併以遺與日史官者採

風之錄

贈宮詹黃葵陽先生序

予按古風謠至唐虞之世卿雲歌於朝擊壤歌於野斯何時也竊疑舜之命龍之爲納言也何以故稱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釋之者且謂傷絕善人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已而臯陶矢知人之謨也禹又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以帝堯之南面而聽天下猶不能不惴惴然驩兜孔壬之憂且畏邪秀州黃太史以文章侍從日月之際久矣頃者典試閩州

得首解額者曰李生光縉焉及典試順天復得首解額者曰王生衡焉予聞覽睹其文竊異其金千里騕褭才也欲爲移書賀之而詆之者紛紛於朝矣已而客有從京師過者或曰非詆黃也蓋借黃以爲金丸而彈射一二執政也予爲之憮然然則以唐虞之世而壁讒說而憂且畏之者無他朝廷者富貴福澤慶賞刑威之司天下之豪雋奇蝸趫材捷足所共輻輳而奔走之位相次則覬覦生勢相逼則媒孽起此周公之聖所以於管蔡流言之至不能不賦歌破我斧缺我斨於以爲鴟鴞之什

以貽之王而居之衷且二年焉予嘗誦詩至此未嘗不爲欷歔太息而泣下霑襟也嗟乎日月抱珥枉矢夜光大較游氣所嚮雖天地亦無能如之何者三王而上世遠不暇論卽如漢唐以還迄宋嘉祐慶曆之際歐陽文忠之入爲參知可謂矯然虎臣矣而嫉之者甚且以飛語撼天子又從而借其甥女房闥之事汚衊之蘇舜欽當世秀傑也而嫉之者以其杜祁公之壻也遂借盃酒間以傾之所波及名流而聚竄之者若干人繇此言之人情之險甚於山川世之以宦遊爲畏途其所從來者舊

矣見姪桂卿先生曩所錄之爲幕中士者近且以懸弧之夕請予文以賀予竊謂先生年未艾旦夕流言釋而　天子所虛席以代之者予特按先生所進退本末蓋關世道之隆汚士風之盛衰且叅之唐虞以來故事於以致予之嗚咽低徊不自已云又謂之曰　天子予先生告以歸而他所尾之而横詆執政者再且三其所指次蓋中外所共愕且駭而道路以目者嗟乎請先生於諸生所上觴稱慶多爵一大白而睥睨千古焉可也

贈秀州倅方蓀冲公考績序

南城方公之倅秀州也三年于茲予以衰且老閑
戶掃軌不及從公遊而獨以浮家練溪於秀州諸
下邑井里齒相錯以故井里父老暨諸生間過予
時時緩頰軒頤頌公不置口其所條次公之涖政
臨民大都本之道藝內照外潤務大體不苛細其
聽訟也第差兩相得失爲便安而已絕不持近世
法家所務聲名者相繩切以故無嚴刑亦無留牘
人人無不厭所望以去郡太守粵州王公風裁所
持伉直孤矯然猶於公爲莫逆交數注公考爲僚
貳最而諸下邑間缺長吏數請署其部邑吏民則

又鰓鰓然附之若慈毋當其受代而出境欷歔太息而攀卧者往往塡城隘巷而塞路也當是時秀州之歌王公者與汝南太守宗公資南陽太守成公瑨等而其歌公者亦輒與范功曹滂岑功曹晊無相間也已而王公旣以高第擢副按察使以去而公且署郡事特下令曰其特奉前太守故事以行別無科條也於是諸下邑長吏亦共帥吏民相嚮而戴且舞之者若一轍或歌曰困我蒸民惟水及旱匪王匪方民孰與貧嗟乎其殆古語所稱式如金式如玉而氷壺紫芝之兩相帶綰者與壬辰冬

十月公滿三載考以行而郡中諸生陶某賀某輩數十人來謁屬予文予雖未獲面公而於公之風猷韻折獨切嚮往也於是詮次郡吏民之口畫公者而系之屬車之副以聞考功氏

贈何東華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序

何東華公以萬曆癸未進士三爲令尹縣臨朐而嘉興而我歸安抱琴所嚮於古之清儉逼下孔公奮胡牀挂壁裴公潛晝日垂簾顧公覬之輩無以異也擢爲南京刑部尚書郎或謂國家制縣令之高第者拜給事中其次則侍御史而南都特令之

鎬邑也刑部尚書郎散曹也似非所待公予竊不然老氏不云乎居其實而去其華世之所豔臺省者第以其鳴珂佩鑰緋衣驄馬上得與天子等相可否下得彈射勳貴文武吏與薄海之得失抑不知茲屬焜燿眉睫間耳要之古之曠達之士所共開誠布公而斂名居實以養天下之望者不與也況南都　高皇帝之所百戰以一天下之始而輿圖車書文謨武烈固赫赫人耳目又多佳山水六朝以來之風流文物往往而在也予嘗結綴過之當其休沐之暇數從三四僚貳攜觴躍馬泉石

之間臨風弔古飲酒賦詩未嘗不灑然以樂要之王僕射貽其子椽之以朝請而不以秘書者蓋厭其有競也王騙之爲弁州司馬而辭侍中者蓋畏爛灼也謝覽之自吏部尚書而出守吳興者蓋由處俗情薄也斯其爲情也澹而其爲志也遠已或以是問之公笑曰唯唯予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以副屬車之左

壽戴母七秩序

郭邑戴太學元衡博雅醇謹士也今年春同其友舒生德先過予里而鼓篋焉予因得識其人進與

譚山川風俗人倫之秀及其祖先起家之所自能
殷殷爲予縷陳之暨冬將歸啓行乃介幣九頓而
請曰某生多羸疾且老母春秋七十高矣恐不能
載遠遊今幸從明公渥聆緒風之餘願徼一言以
歸爲母壽予寔衰老疎筆硯謹以無文辭且謂元
衡故鄭之名族太夫人儼然以白髮戴首勝而坐
華榱列子姓修無算爵元衡第飭珠翠貝玉綵繡
衣襦以爲壽已矣又安所事予言元衡蹙爾避席
起曰予母年自艾以上予姓卒羅拜謀稱觴而母
卒堅拒不樂謂未亡人即老壽且健尤著日懷伊

戚何歡懌之敢謀宴然其考鍾于堂乎距今年七
秦予兄弟每恨無以迎母歡得稍稍起爲壽而明
公倘賜之謦欬以歸將和絲竹奏賓筵與諸子遞
酯爵以修老母且稱不朽拜賜何殤之能辭於是
予聞而歎曰賢哉戴母也自予夙從元衡詢其祖
先所起家則必諄諄陳其母吳所以內外佐處士
桂亭公之德謂母方笄年字桂亭公而公故側室
子母則奉兩姑無間言嫡祖母汪寔愛少女甚而
母盡解奩中簪珥以佐嫁姑桂亭公中年遘危疾
不樂問生人產而母日爲外持門戶內調湯藥廢

寢食進侍至以身禱願延公筭者兩年如一日謂此母內德之貞懿已非笄黛中所能更僕見也而人更有不可及者先是桂亭公黙于秋碣母謂此碣可灌田三百餘頃沾濡匪細起而昕夕佐之拮据則至今賴之公又以千金裝授人賈江淮間無何槖貲盡沒人咸以此弔公母則怡然爲置不問此其才言雅量直能左右桂亭公以成市義嗟乎吾聞鄣俗素左儒右賈否則攉錢刀以啙詫豪舉鮮能標譽於鄉曲况閫內之德能走四方而盈子大夫之誦者乎今予觀元衡兄弟賈成賈服儒成

儒服駸駸日恢素封而比縣簿之家太夫人顧而樂之彌壽且彊歲時伏臘孫子旖旎離日酹酒考鐘以享有遐齡誰曰不可況今値母懸帨之辰卽予言無能重母母寧能辭卑觴乎元衡第歸爲予謝太夫人曰夫人壽則旦暮猶大椿也不自壽則天地猶爝火也母氏聖善茲亦享有耆年以貽子若孫之祈祈而昌詎非天之福祉歟哉詩有云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母惟壽不自壽吾知天之所錫戴氏福與年者俱未艾也元衡識之歸以此言廣太夫人而修無算爵

壽太宗伯平泉陸先生九十序

大宗伯平泉公之年九十也友人某某手持鳩杖一竹塵一籜冠一併穿鹿一而拜手稽首颺言曰公固天下之偉人然予之知公而稍竊窺其深非特今日也公爲諸生時予以令青陽奉督學使檄而過校其文予三復之公之文雄若泰山喬嶽其大若垂天之雲其沉深處若碣石渤海之波間署其文曰他日立朝必有本末當爲國家重臣當是時予業已卜公當入爲宰相叅大政明年公以文魁天下入翰林歷宮坊學士少宰晉大宗伯而海

內縉紳無問知不知推公經術當並漢之劉向蕭
望之其持正而不阿並唐之陸象先白少傅其凝
定鎮靜而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又當於宋之韓范
畧相彷彿而鴈次者惜也故宰執以滑澤脂韋自
喜而於公枘鑿不相入公隨挂冠以去其求歸也
獨秘泉石超然物外則固予之所獨知而或非世
之所共知者聞公嘗自喜曰某某者予之鮑叔而
知管夷吾之深者也嗟乎以公之賢而爲當世之
田竇所搆竟不及柄國家握樞機如予所云然而
要之立朝始末彰彰人耳目如是惜問故宰執之

媟褻公而一切矜恩譬快名舉者今安在哉按故事　聖天子當必賜之几杖而遣官存問也乎故詮次公之歷朝及歲居始末以備他日史官者採風之錄

金華章氏世譜序

按狀章本姜姓出神農氏之裔遠齊太公支孫封於鄣以鄣爲氏後鄣爲齊滅子孫輒去邑爲章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兵部尚書嚴永嘉初出守泉始家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再傳而孫日仔

鈞者當唐末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
君練氏賢而有識能抗官兵以全建州已而生子
十五孫六十八支系蕃衍並賢達貴顯及遭五季
之亂子姪復分徙他郡各自爲族由建安浦城旁
及永康龍泉永嘉平陽新昌樂清黃巖蘇湖轉輿
泉諸郡皆其所分派也語具練夫人祠堂記中諸
派有不能盡致而可致者太傅公第五子仁𨌤孫
文谷歷傳于今二十世居浦城是爲浦城派而永
康龍泉永嘉派同出於太傅公第三子仁燧之後
仁燧子曰文錫文錫再傳而孫曰翦者徙永康之

李溪一傳而子曰重者徙龍泉剪五傳而曰玠者
徙射塬玠子三人長曰偉偉之子凡幾人分徙前
倉何村篁源次曰侃侃之玄孫曰關出贅金華關
之孫幾人分徙城中山路口鳳林三曰俁俁之孫
幾人分徙界牌梅溪可安破塘浦城其一復自射
塬徙還李溪分派十二而總屬永康仁燧次子曰
允懷允懷再傳而子華由浦城徙龍泉子華之派
與重所傳派別六傳而暐居青田七傳而大蒙徙
白巖大蒙三傳而文參徙河南其分派凡四總屬
永嘉若平陽派則太傅公第四子仁嵩孫士廉之

後新昌派則太傅公第五子仁徹孫文炎之後樂清派則太傅公第七子仁政孫文賁之後黃巖派則太傅公第十一子仁皦孫淵之後計其大小派若干而統爲康州之裔故宋時子姓猶多每數歲必會會必各出譜牒互稽而續書之名曰慶系圖其後亂離漸不復會而圖牒猶存宋紹興間黃巖文篤與浦城駙同任潭州各出譜攷次而黃巖浦城二族合矣見黃巖臨湖里世引嘉定間永嘉大蒙與射埰霅川宗人同榜後引浦城慶系圖譜攷次遂與射埰定昭穆而霅川未獲敘焉見永嘉舊

譜序寶祐間躬埰埍作尉永嘉復篤溫婺二族之
誼作會譜序已而白巖希積雲山希巖修譜克繼
大豢　國朝洪武初龍泉重之十六世孫中丞溢
復修會譜名曰家乘而宋景濂先生序之綮亦因
舊序次其於他郡不可知者抑惟志其始遷之名
而別派未及合也逮李溪邑丞安疆中丞公後歷
遠塗訪各族維時樂清恭毅公綸黃巖副使公敏
輩各出舊譜又行攷次歷歷可據越二世李溪校
又續修之於是章氏諸派稍稍合矣及合則又二
世而今我郡庠學博公金華一陽者故篤行君子

也少負才不偶於世以敦宗睦族爲已任將訪溯德清泝原自新昌徙過者加合焉而故所修者又復一一致次條理燦然而屬某以序其辭之再不能得適拜手颺言曰按周禮曰宗以族得民而禮大傳亦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人道竭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而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合而言之尊祖故敬

宗也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之謂人道之大端也間按章氏自齊滅鄣以來二千餘年其所分支合泒而可考見者殆數千萬或者孔林所傳相上下而其中代有聞人若晉之中散大夫辰兵部尚書巖唐之康州刺史及巳而檢校太傅所生十五子六十八孫而蔓延於建安浦城旁及永康龍泉永嘉平陽新昌樂清黃巖蘇湖與泉諸郡巳而山堂先生俊卿公以博學名嗚呼盛矣至我　朝則又

得龍泉之中丞公謚樂清之恭毅公綸併蘭溪之
文懿公懋金華之俊民公聰茲皆所謂百世之偉
人而於孔林之安國而下或隱或見當亦不能與
之頡頏而翱翔者然近之學博公則又以歷官湖
中而於德清之泒又行績考於以屬其序而傳之
以待來世焉嘗聞韓魏公云譜家牒而不忘乎其
先者孝之大予謹次之如此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嘉靖十三年甲午時惟閩州小洛何公暨西蜀高公來典試事於浙當是時兩公並海内名流係進士起家郡教授過焉而予輩九十人亦稍稍並以吳越所稱高才生甲乙而次撤闈之日按故事矢歌鹿鳴而賓興之兩公號大賢而諸生亦鴈翔魚貫雜遝而進執觥獻酬膝席前壽鼓鐘前懸匏竹

後刻譬之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馬仰秣魚出聽何其盛也迄今甲申五十年間　天子之晉紳而南嚮者三易世諸校文使君僉已星散而飈逝即如予九十人間餘公之策名而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後先不同時升沈不同位所各以文章勳業馳驟當塗沛艾王路者今皆零落殆盡所僅存者太子少保張君瀚而下八九人落落然若將旦之星耳獨我何公自　肅廟以來耆舊之德典刑之望所領袖海內之縉紳學士者蒼顏白髮猶傾然而在也雖或以公位特中大夫祿僅二千石

不無如東方曼倩之難楊子雲之嘲然而公之賦
歸也則又倏然巖穴間共大司寇黃公葵峰輩同
爲社遊角巾故第分曹賦詩其締情迺不越茶鐺
酒臼與夫鹿牀石几之間其觴詠也特在川雲嶺
月與夫樵斧魚罾之罄誠古所謂物外司馬飄飄
乎凌虛御風之儔而與世之浮埃坌翳不相及也
嗟乎公非古之天遊而與商山之綺季洛社之杜
祁相爲同盟而頡頏而翺翔者乎頃聞公之年算
且八十矣予輩以道遠或漸衰遲不能珍從公而祝
哽祝咽於其左右竊效一言綴公之帶而張宮保

而下次名如右聊以佐公門下之稱觴而過者也

○壽程次公序

歙有程次公者㮣重貲客遊三吳閭而于耒之面也年七十其居亭張穉通爲于門人請于文爲壽且手次其節俠之略曰次公者起家廢著鬻財之閒大較首之以計然之脩備而知物次之以范蠡之擇人而任時又參之以白圭與僮僕同苦樂其發也若鷙鳥其權變也若孫吳貲且纍鉅萬而冠蓋車騎園林第宅之侈溢州里閭矣然其爲術好修而附仁義抑亦有足多者聞其事父孝與兄弟

悌其纖嗇錐刀之末雖不能與世之賈者異而賑貧窶賙喪葬繕津梁修道路出子母錢貸人而不以責浮屠老氏之宮其或頹廢數觧槖中裝以佐之雖絫千金不以靳儒生者過無問識不識輒倒屣迎之爲上客閒傾囷廩以資道里游故三吳諸州縣閒無貴賤長少交口而譽之今宰相頳陽許公以女娶其子而題其堂曰素封蓋有以也世之人士當先生片紙所落爲重得無賜之一言乎予聞而低徊久之歎曰豈其然乎哉昌黎韓愈嘗謂師暢墨名而儒行也故移文贈之竊感予黨縉紳

學士錄明經而懷印綬佩魚袋以相壟斷者什八九次公之槩若此則其出刀錐而入詩書冠帶之誼也固已遠矣昔者子貢貨殖曹魯之間而仲尼與之絃歌不徹譚性道焉次公雖遊於賈人乎信如稱通言當而行其德是亦足壽也已故爲書于縑而貽之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同年王汝脩司諫嘗與予口畫族父鶴山及東厓兩先生兄弟相師友並抱經術多倜儻大略當其時

肅廟方倚張文忠公如仲父而海內縉

紳輻湊其門兄弟僉公之姊子籍令稍俯仰其間通顯可立致顧一餘國子祭酒一餘尚書郎出爲湖廣少叅輒拂衣去矣甚嚮往之已而東厓伯子西華仲子暘谷復後先中甲乙之科以吏業名當世矣雖不及與兩公同朝然亦以年家子時時獲從兩公膝席縉帶遊間望西華公口訥不言其息深深如也兄弟間或以湛冥或以亢爽其風概不相似而要之以經術飾吏治海內學士大夫所共喁喁然願爲結駟連轡而驟王路者固無間也西華公之累官按察也春秋方盛遽自爲上書免官

去去而歸臥東海上獨閉一室諷道家言不與世相聞惟歲時洒掃丘墓與族子輩畢先世以來家法世所傳王氏族約與家録是也其所言大較採漢石氏及隋唐來張公藝之旨而一切䘏貧弔孤賙喪賑急出槖中美以散族里則又石與張之所不及而或併范文正義田之略稍稍施行者嗟乎公之所見抑遠矣今且年七十非古所稱鄉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老也固當膺几杖之賜而祝哽祝噎於其左右者乎賜谷公千里走使函幣移書請文以明年二月之吉爲西華公稱觴上壽予告之

日聞海上多仙靈公家傍暘湖暘湖之峰故有吹臺即仙人王子晉所吹笙處于當以是時肩瓢而過隨公醉桃花之深或及聞一曲而嘯歌以和焉可也

儀真樊侯見山公拜獎序

儀真者枕江而縣綰　國家漕餉與閩蜀荊楚百越者之賈而縉紳大夫之飭厨傳擁節旄而過者星羅鱗錯於其土故幷閈闠輻輳相望殆數十萬家蓋一都會也樊侯起家進士佩印綬出令茲土未幾聲籍甚其簿姚君燁移書於予曰甚矣樊

侯之材之鉅也儀眞之爲繁且劇子大夫之所稔知者而樊侯下車來躬刺吏民疾苦其故所困於胥儈之麗舟車之輓飛語之奸舞文之孽侯且首爲按法罷去者無算不數月閒而侯所爬搔批擊發奸摘蠹譬則醫家者之導關膈滌腸胃而去閼滯矣已而平田賦治鹺法疏石運繕河津恤流亡則又灑然而飲之以參苓與耆朮也吏民之席其威稜者畏之如神明而擁其風槩者戴之若父母其按節使者之乘傳以去也行且書其賢與最以聞第按其奉不及朞故特檄而褒之侯少詡子大

夫之文數共予輩二三寮貳滕席而口晝不置且於仲子章丘君爲同年締帶交願乞一言以張之予手讀而頷之且爲書以告之曰侯之彊幹無留行無滯牘其漢下邽槐里者之遺乎哉嘗聞古人於世之才賢也則汲汲焉譽之又從而書之固不敢後也於其才賢而未究也則亦欣欣然慶之從而濡忍以遲之然亦不敢先也何者盡有待也以樊侯之材之鉅遲之以四三年或五六年內之從臺諫上之歷公卿異日竹帛所書鼎彝所勒當與嚮所稱下邽槐里等吾固不知其何如也而奚亟

亟於使者所未報之政爲之軒顧而齒類乎哉或曰仲尼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請書之以復於簿及二三寮貳而因以併聞于侯且以竢他日之驗也

龔秀州尚友堂詩序

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詩之與政通其所由來者遠矣故古者建採詩之官而天子省方諸侯述職必陳詩以攷風俗刺得失而絀爵削地與加地進律之典繫之周之衰也詩亡而政亦變遲矣漢興來穎川渤海南陽東郡

而下其以名二千石之吏業載之傳記勒之鼎彛者稍稍輩出而詩不聞見焉世所謂能詩者大繇遷臣羈旅幽人騷客不然彼或其挾雋材負盛氣者之士出而或龜佩魚按節擁旄內之則省闥外之則邊徼而悲歌慷慨宴酣淋漓以詩聲相雄長故其言雖工而要之非三百篇之遺也已嗟乎豈非古詩亡而州郡之間抑或因之以俗流失世敗壞其於古之政與治亦漸不相及固有由與予間於晉得之陶彭澤潛焉於唐得之韋蘇州應物焉彼二君子者吏業之考鏡未必能如潁川南陽之盛

爛然史冊而予間讀其詩益以蕭疎簡澹之氣而發之爲優柔平中之聲所謂飲酒之什讀山海經之什擬古之什懷思感歎之什行旅登眺之什大較夷以曠玄以寂與物無競翩然與古之太始之音無相遠其在當時所南面專城者之施爲次第不可攷見而千年以來郡邑所尸祝而採溪壑沼沚之毛以相俎豆者於今不衰得非詩之流澤殆有所謂浹之肌膚入於骨髓而視世之聲名之吏殆且什百已乎秀州太守龔毅所公釋褐令秀州下邑予間過之公恥與世之苛察相高者沾沾自

喜及其入爲尚書郎又之再出而抱二千石之印綬以刺秀州也秀之吏與民故習其政所共歌且舞走數百里以迎之者如携慈母已而公之至也抑輒席故所施行者與諸州邑相醞釀四三年來約文法寬網罟廣恩澤銷奸慝其材指所嚮於穎川渤海而下吾不知其何如而封以内絶不聞近代復鷙扑擊毛摰刀錐者之色而吏奉其職民安其業所相與擁戴而父怙母恃之者蓋亦與穎川渤海而下無以異也於乎盛矣公雅好爲詩及近出所刻尚友堂者諸什屬予序予伏讀之大略公

之詩盖本乎心蘊之乎性情而發之為歌且詠其
以蕭疎簡澹之氣而厚為優柔平中之聲要之超
曠玄遠而翛然於埃𡏖之表公雖不為世之遷臣
羈旅與夫𢪏材盛氣一切劖刻者之音讀其詩想
見其人竊謂　明天子倘援古者采詩之遺以
攷風俗刺得失公固當首蒙加地進律之賞而百
世之下且指之為彭澤之什蘇州之什亦可也然
則謂公之詩即古之詩而詩之與政通否世之深
識之士必有能辨之者

陳郡丞給由序

豫章陳公鳳隅繇進士出守湳多才指入爲尚書
郎未幾坐讒左遷一再徙始及爲我湖郡丞濡遲
簿書間且四三年今以考最行其寮姑熟王公屬
予撰次其事予竊案欷衹徊不能搦管王公起而
前曰君抑知鳳隅公乎漢東方朔之執戟殿庭也
嘗自稱曰吾姑陸沉避世金馬門以自放爲予數
侍公之吏跡雖轗鎖州郡間而其逹生任性超
曠不羈則已遊於丹山綠水之深矣其所沈酣而
醞釀者惟瞿曇莊列之言蓄古法書名畫與金石
文數千卷不然或茶鐺酒日鶴氅玉麈以自適世

所美金魚紫袋貂冠豸裳之寵不顧也聞嘗考次哲人庶幾其似於漢吾得之馬季長孔北海焉於魏晉間吾得之阮步兵王右軍焉於齊梁隋唐之間吾又得之何子晢王無功白香山石曼卿趙孟堅之屬焉公所自喜者固已混緇白逃玄冥厭塵樊超泰清其所託雲霄之外者固已遠矣或謂公不爲氷壺先生抑且當爲物外司馬也此所以令人之與居古人之與稽世之嘉拔俗躅逸駕者固未嘗不沾沾於雄飛雌伏之間以指譽公然而世之耳鐘鼎而口巖廊者恐亦不能遽爲臧否人倫

噓拂皇塗以推轂公然則公之負軒然不羣之材而猶不免於今之泄泄然魚貫而次以浮湛徘徊於其間者蓋有自也予聞其語慨然曰有是哉河上丈人有言同病相憐予於陳公而不能不借之以自嘲也古之秉銓者以抑奔兢奬恬退爲名業請書之以告今之考功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考最序

今之有司大較喜聲名者絀長厚而郡司理則惟專三尺法以佐二千石之刑名往往以刻鑠爲威以爬搔爲能甚且中丞御史之按節而出也往往

倚之爲耳目以猾郡縣郡縣中卒奔走之若水之赴壑非獨墨者骫法者與弛職者畏罪之不給即如賢者抑且籍之相與浮湛而游揚其間於是共爲突梯脂韋囁嚅滑泄其所由來者舊矣丹陽張公釋褐爲于郡理則異於是當其始下車輒嘆曰民之敝也久矣湖之俗黠而訟公迺詰黠者屏其訟之不情者一切寬文法疏網罟斥復鷙者敲扑與吏民共醞釀惻怛形於色專爲覆過薄責而不忍寘之於幪巾赭衣鬼薪白粲與城旦者之罪以爲聲名聞及乘軺過他郡縣亦輒移其所以醞釀

我湖者而拊循之益罷去故時所爲刻鑠爬搔者之縣其於諸郡縣長貳吏而下所嚮若披穆風然固未嘗不謹繩墨栁亦未嘗過爲威稜吳越斗牛之墟無不人人擁戴而呼曰純明君子也以滿三載按故事例得報最以行少府王公屬予爲文紀次其事予喟然曰司理公行矣考功氏苟亟聲名先苛察公或猶鴈行籍令憂閔元元爲國家求博大長厚之士以領袖中外舍公其誰哉或曰然遂書之

劉幼川大叅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蜀幼川劉公之參浙藩守于嘉湖也其所綱紀諸州郡文武吏士及一切獄訟刑爽多博大耻爲綢罟諸州縣山澤田野之氓相與醞釀而謳歌者久之　天子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坤同諸縉紳先生餞之苕水峴山之上酌而言曰公之行諸吏民擁戴之嗟咨纍欷黯然別離之色一也羊叔子之去漢江也吏民過峴山道猶共望碑垂涕洟公之去吏民所共遮留之峴山不能得後且必伐石而碑公能無歆鬱而遺之以所佩弓劍舄履以系吏民之思乎二也諸縉紳先生於公特冠蓋交于

附令先公通籍而先公從給事以直言忤　肅
皇帝杖闕下謫邊徼其還南儀曹也予亦適錄司
勳左官舊京當是時予兩人同患相恤同官相嬉
遊若親昆弟然公時屬髫年而予今衰且老矣公
獨憐之三也前二者郡吏民與諸縉紳所同而後
一者予所獨也公之茲行也行且外之領節鉞內
之羽儀於　朝參大政他吏民暨縉紳先生或猶
望見顏色而予老矣殆沒齒無復也巳然則予之
涕洟固有無俟峴山之碑而後下者予於是低徊
太息不自巳指苕之水而繫之以詩曰公乘軺車

兮入大梁朱旂閃兮月月爲光嗟予茗水兮泝無
航公採風兮吊夷門睹河山兮賦中原嗟予茗水
兮疇廻轅公建油幢兮塡名州載𢡟浙兮日月其
流嗟予茗水兮沿波愁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公之擢河南按察使而行也予賦文以別之矣其
所推述大較本吏民與我縉紳所共爲擁戴而嗟
咨涕洟者之色明日諸州縣大夫復移書屬予曰
君抑知公所綱紀我州縣乎哉公稱　今天子
重臣其操印紱而提數十城也即古者岳牧分布

晝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守者之職而我輩第州縣吏耳閽抱牘伏幕下公教之誨之若師弟子四三年來困於水旱山澤間菜色相望賦稅不易供況其俗稍稍窳呰而嚚訟諸州縣吏材指不同其所遵公三尺不敢爲汚略相似而其寬猛緩亟强弱巧拙或人人殊公益開襟以待之公大度故不設城塹不爲威稜而於諸州縣長相爲拊摩若調瑟然甚且錄其善而矜其不能覆其過而掩其疵我輩獲展布尺寸以媚於民皆公賜也今於其去也非獨吏民縉紳相爲嗟咨涕洟即如諸州縣吏惘

然若離慈母之襁者君按古傳記所載何如也予告之曰諸君子其知錢文僖公維緼之守西都乎哉文僖公多恢廓大略而一時幕下若謝希深歐陽永叔之屬並海内名儒也文僖公脱去堂陛與希深永叔輩圖書詩賦相倡和一日聞幕中諸賢出遊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俄而雪作公且遣吏渡伊水飭厨傳而傳語曰茲行屬佳山水且留賞雪無遽歸也當是時西都稱治而文僖暨希深輩風流文物爛然朝野間已而他代者王文康公曙來稍不相似嗟乎公固錢文僖公而諸君子過

公幕府倘共希深輩故相等夷也宜其爾相提覩而夷猶者如此諸君子安得不爲歔欷太息於其去而公亦能無爽然自失者乎于謹次其言綴公之帶且以併聞異日之他代者或日西都即洛陽公今持節封以内倘及露冕過焉嵩山之靈當必有携曩時風藻以竢於其墟矣

○題桐廬政録序

政録者桐廬縣學諸生所相與採風於其里而畫次其令楊君善政而傳之者也一日抱之過草堂屬于序于三復竊歎孔門若季路言游暨宓子賤

輩並以高第出宰州邑闇然其傳記所載蒲之政
特聽斷而已其他武城單父絃歌琴臺之外寥寥
乎無他聞也卽如漢所最重者名二千石而班固
傳循吏二百年閒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黃次公
覇朱仲卿邑龔少卿遂召翁卿信臣及趙廣漢韓
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十數人其最著者
或以興學書或以漑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
書亦僅數事而巳縣令而下則以專城百里閒其
所施爲次第絕無可攷閒有之亦特絫公卿後稍
稍以吏業聲名處附見而巳安得若桐之諸生今

日所書乎已而予覆之客從桐廬而過者一一口

書本末若省里甲虔祀典均田賦罷追呼杜侵漁鈎欺隱禁嚚訟弭盜賊釋無辜申讀法興學校先教化與諸生所書無以異嘗聞子產鄭之令尹也猶不免鄉校之非何者士故多諭諭訕訕之口而令欲防之甚於防川也故子產不敢毀焉而春秋傳之所稱謗者半頌者半君今獨席諸生所羣而口譽之又從而書之如此君縱不敢遽引孔門之高弟與漢循吏傳所次者相爲後先而亦庶幾免於鄉校之毀也已是不可以不書也謹爲序而貽

之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録序

書曰詩言志古者先王盛時由朝廷宗廟而達之乎國都里巷由祭祀會同而放之乎朝聘宴饗甚且山澤之間而婦人女子之能言者皆不廢乎詩故君子歌之以貢其政小人歌之以貢其俗時則天子建采詩之官而出而省方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其彰彰大較也秦罷侯置守采詩之職既廢而吏業亦寖衰間按傳記所書若劉君

歌洛陽令歌滎陽令歌茲則載之樂府而於今猶可攷見者武康方百里爲湖下邑封以內金阻山塹谷採竹木薪炭𥀸臬之利以爲衣食其地無掘山煑海統綺文繡之富亦無椎埋蹴踘遊冶獧猂之俗故號易治而魏晉來所名吏業之最者亦僅僅賀公循朱公齡石毛公滂下及　國朝桂公蕚寥寥數人而已其他豪雋達練之士第治簿書均賦訟以稱職徙官去時時有之然求其古之遺愛若子產者殆寡也嗟乎今建昌王公實菴非所謂百年間見者乎予丘墓寄武康數過之入其疆而

諸賢良文學所口畫公恂恂然約巳好士好佳山水與之絃誦其間翩翩乎賀公循而下者之遺也又以之而參諸長老及山藏谷匿者之詆其所單車問俗朝刺民疾苦若倒懸夕輒解之惟恐後又稍稍與近代桂文襄略相似也世世所一切苛察聲名相高者之亟公獨耻且厭之薄不爲項且擢湖州府同知以去其邑之賢良文學及諸父老所共遮留於郡太守及持節使者之庭殆數千人不能得因而共爲詩歌若干什弁屬予序予三覆之其情悅以愉其音志以思詩之工與否不暇計而以

之上貢其政下貢其俗則所以與古之歌劉君歌洛陽歌滎陽者或相上下無間已嗚呼非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者乎非仲尼所稱子産者衆人之毋已乎異日邑之人祠春秋尸祝而俎豆之乎固當行且採其什俚里之童子譁而肄之以相與歌吹於其庭可也

壽鄧溪劉叟序

錢塘黃汝亨移書告坤曰慈有鄧溪劉叟者古所稱獨行之士也乎曩嘗共章丘君從其子抑之遊蓋耳熟其人而溉於心者舊矣生而沈默寡言所

好者古六籍與先秦以來典冊之遺間操觚爲舉子業數奇不第輒棄去巳而獨閉一室太息古今務湛深之思於世所蟻附而蠅吶者不聞也時抱膝而吟若將與古之擊壤而天遊者朝且夕跬不踰戶以外也事父母孝[illegible][illegible]然禔身左繩右矩不失尺寸惟恐行一不義以重爲父母憂及其與井里姻族宴言而遊也則又恂恂然若不勝衣與屨固未嘗與人相睚眦也嗟乎豈漢明詔所求孝弟力田者之遺與抑之善屬文間亦舉於鄉裒然聲稱矣然擯之禮部者再猶不及升斗祿以需一日

之養頊以叟且年七十翔舞低徊不自已而孚共章丘君兄事抑之則亦當父事叟矣子大夫得無爲我侈之一言以矢歌其事乎孚聞而竊放一觴系之以詩曰山可採兮溪可緡叟無求兮斗室之息飽與温芝可茹兮葛可捫叟無求兮抱犢以嬉旦與昏辟不應兮徵不聞叟無求兮手授一經垂後昆罷爾眉兮虬爾肩叟無求兮朝命之遺爛盈門鳩爾杖兮綸爾巾叟無求兮綺季甪里長爲鄰

壽光祿兄北溪先生八十序

公與孚兄弟詩所謂姑舅之姻也公與孚伯兄同

年生而予與翁鳫次而少三年少共讀書家塾中稍長予同公補邑弟子員未幾予舉進士翱翔中外矣公暨予兄弟抑並入貲爲郎公繇光祿出貳福寧州而予伯兄以南寧府通判弟以大寧都司經歷各致其仕來歸歸則復羣而遊春秋伏臘及里社醵酺燕飲之歡未嘗不時時相從公同伯兄龎眉皓首而躧屐掉麈於前予與弟抑及斑白黃髮而肩隨鱗次於後公之年七十也予嘗爲花溪四皓歌稱觴上壽里中人共矜而美之如是者累八九年而予兄弟忽不能畱傴然相繼逝當是時

予獨與公矯然山澤閒譬之將旦之星盈盈河漢兩人者不能不爽然索歎抑不能不喈然愕且喜也明年公且年八十予於是獨爲前壽告之曰顧公飲無算予伯兄曁弟附公結髮起家來何壯也今安在哉且世之習長生不必滐滐然能經鳥伸導氣辟穀松喬輩爲也第能屏耳目郤思慮寡嗜欲若海鷗然殆近之矣竊按公事父毋孝與內外兄弟悌篤於義澹於利於朋友閭里未嘗設城府抑亦未嘗以睚眦相嚮語所謂上善之士淡若水天授之以近道者也公嘗恨舉子晚今且抱孫焉

一切世之戰鬪愉佚叱咤俯仰不以入之心而揺乎其精而凋瘵乎其形公之壽宜矣余雖不敢望公而其淺衷朴愚無町畦抑或稍稍相近公其許我時時從遊乎哉

贈陳海寧入覲序

麻城陳侯之縮綬而出令海寧也數月間聲籍甚未幾按故事入　覲而帷中諸博士弟子員孫允升輩十餘人過于廬伏而請曰先生抑知陳侯之所以令我海寧者乎侯倜儻多大略而平易寛舒務與人人爲便安所當民之賦役獄訟譬則權衡

者之於物也小大輕重調劑出入各得其均故人
人亦獲以其情與侯之嚮明相爲旁皇浹洽而無
壅隔閼滯之患又與吾儕弟子數羣而聚之學宫
而躬爲訓課之而諸博士弟子抑遂喁喁嚮風侯
蓋不務赫赫名而士民翕然戴之所爲式歌且舞
者都鄙而山澤也乞先生文以張其事于閒嘗南
過海上剌諸父老諸父老嘖嘖口晝大都如諸博
士弟子所指今侯以上計行矣古者太史陳詩以
觀民風于稍稍採邑之里巷之歌而綴之爲詩以
備使者之采納焉詩凡三章二章章十句一章章

十三句其詞曰侯之下車兮式舞且歌士翔于宫兮農愉於塗歲且豐兮兆玉禾翔鼓伏臘兮海不波閭里婦子兮樂孔多闋一侯之入覲兮千里爲裝匣有孤桐兮橐有糧言受討兮獻　明光　天子首嘉兮漢循良賜食大官兮給將與粱闋二侯之陛辭兮抱牒言旋時維暮春兮凱風自南桑柔於野兮室家且蠶百穀其播兮農往于田畯且至喜兮田鼓闐以勸爾耕以祈爾年　天子借寇兮勞來疆與斤誓無諠闋三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國家設科取士所爲經書義大較採宋王臨川所
罷隋唐詩賦之法而本之經術雖不能如周官所
稱鄉擧里選然其議近古世所錄程文洪永宣成
間譬之羣卉之於春陽氣方萌而始芽茁也弘正
迄嘉靖初則稍稍盛夏矣隆慶以還文日以靡氣
漸以漓譬則入秋以後凋落相半其所當家龍驤
而戶虎攫鈎奇釣異言人人殊然而摽竊莊老掇
拾秦漢甚且旁勦釋氏空門者之影響以相誇詡
其於孔孟程朱夐不相及矣何者漢之錄士首孝
廉其弊也則窒於墓壙唐之錄士盛詩賦其弊也

則變爲西崐其勢然也然則有志於經國家者得無先之以釐文體甄士習而因之以正人心乎茲編也予同年張澤山中丞公所從諸生時手輯洪武以來試錄之文而藏之家者方弱冠輒得茲編之雋且承以文名當世首解額而其孫太學生文炎又能讀其遺書且於公身沒之後下及隆慶萬曆僉爲按年而次之其所擘畫則首之以會試暨兩京鄉試蓋重館閣也次之以十三省而稍加遴擇蓋援其尤也又終之以文談輯略則按諸名家所條次善文者之說也嗟乎太學之用心亦勤且

遠矣世方崇刻鏤炫璣翠而故反之以象犧雲罍玄冠大練得無不相入乎予序次數語弁之首竊恐今之高才生所沾沾自喜者猶不予諒而不能不哆口而旁訕也

飢豹存稿後序

飢豹稿若干什豊城李茲湖先生所著而飢豹云者先生自憐七試不偶其身困抑不得際當世而以其材川吟而壑賦者語所云豹飢則鳴是也其孫烏程令李君手是編屬予題其後予卒讀歎曰三代之盛世之倜儻卓礫之材見於鄉大夫所書

而其衰也春秋戰國起客遊漢則出於州郡所歲舉孝廉明經而隋唐以來其所取士之法惟制科則世之倜儻卓犖之材非歷制科無由以進而抑遂謂制科或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犖之材然者予間從先生季子司馬公遊因獲謁先生於泚湖里上先生魁岸不羣長八尺博顙豐頤目烱若電掣背印若山蹲而虎踞其息深深如也與之擘畫古今成敗得失之際沛然若谷之答響也其所當古今成敗亦往往傳記所不載士大夫所不能言者已而復聞閭閻先生拒寧藩所刼抱檄出徇州縣事

予竊謂先生使值戰爭離合之際固當如秦尉佗起南粵當自得以開土一方者不然王猛者流引身抱鼓間以之佐命立功可也又不然遭 高皇帝時平定天下之後猶可脫身取卿大夫也而先生卒且偃然林棲巖錮以終其身嗟乎今之所謂區區制科豈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礫之材不使之遺佚乎哉雖然弦不亟則矝不疾音不極則流不遠惟先生以彼倜儻卓礫之材偃然困約其身故仲子給事公逄季子司馬公遂並得以名才奮爽當世而諸孫輩且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

科鱗次鴈翔矣非先生詩書之澤生不及列之鼎彝而沒則以其餘慶流之苗裔者乎今讀其詩其氣洸其思遠其材軼而不羈超然有江海鴻鵠之思焉無事唐開元大曆以下雕句刻響之工而風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山澤間樸茂兒壘之氣抑可以槩見也已嗚呼讀是編者謂其爲古之中林兒置之遺亦可也于謹書之左以俟後之採風者

送錦峰叅知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杭嘉湖南擁天目東枕江並海北則綰五湖之水

以爲沼古吳越來所晝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國者
也其地饒竹木絲枲菱芡魚稻之利以爲業其民
人則詩書冠帶以爲俗雖間有掘山煮海者之奸
或竊發然特癬疥故號易治百年來稍稍習爲窳
呰囂獷鈎黨羅織以相睚眦而訟且繁滋始凋耗
矣公之來因地適俗而利導之其所綱紀州郡大
者斧剸細者絲櫛不抗不隨不吐不茹而吏遵其
職民樂其業也已又以其暇席境內縉紳大夫學
士共爲推古今論文章相爲色澤而謞薄如坤數
及時時從公磬折其間公抑且弗以蒯艾棄焉然

則與宋錢文僖公之尹開封歐陽文忠公之鎮維揚其以風流文物照耀當世者何以異哉頃者擢爲廣東按察使以行坤同董尚書輩共携壺漿郎吏民遮送之茗水之上且指而言曰廣去浙五千里茗之水盖有隨公之使星而南者願　明天子亟爲假公節鉞來塡我浙我輩其濯纓以竢也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廣德州沈紹宗鄭鰲夏守義宋之郊伏詣茗水之上而稽首曰嘗聞古之傳循吏者於河南吴公則以興學書于渤海龔遂則以種樹書於京兆趙廣

漢則以繩奸書於南陽召信臣則以溉田書又於仲由則稱其折獄於陽城則稱其催科於朱考亭則稱其廣社倉材指之所擅不同而各因其所長爲民措置於以竭力殫能以樹遺愛於其土者亦不一而秀州陸公者釋褐而過刺我州也四五年來所繇問民疾痛而旦暮拮据首之以隆儒學而諸生者彬彬齊魯矣次之以課農桑而野無曠土矣又次之以禁吏胥而舞文騷驛者屏跡矣又次之以濬水利而田不患旱乾矣他如實訟若流催賦有藝貯穀備賑於古之循吏所書名當世而垂

後世者無不畫一而講而公所自持則又蕭然若書生寒若氷苦若荼故其仁愛所嚮譬則風之嘘谷泉之注澮州之縉紳學士井里長老以至兒童牧豎無不沐浴而膏澤之者豈公固天之挺生豪雋不世出者之資遂及綱羅春秋以來名公譽髦者之概無不得其似與間或歲祲所禱輒應甚且竹抽雙榦於古所歌麥之兩岐而樂不可支者無以異也於乎盛矣行且奏其最以聞　明天子公倘爲我品而述之否乎坤聞之瞿然起振衣而言曰二三子所口畫公者種種也豁于觀之公豈

有他哉蓋惟仁心質行孳孳焉以爲民勤施焉耳詩有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仲尼嘗稱子産者衆人之母也按諸生所畫大較公能以子産所以母鄭者而母州之衆也異日者採風使當必能錄其吏業以附古之循吏傳之後無疑於予之綴次也

贈督府一齋溫公擢戸部侍郎序

天之生才以爲世用大較材各有所擅亦必間有所絀何者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法象所畫固如此故臯夔以降仲山甫治内方叔治外彼蓋各以所

擅殫材竭能而因以顯勲業震華裔銘鼎彝而詩
書所載傳之無窮者也我浙當　肅皇帝時島
夷内訌烽燧數起其始也羽檄徵天下材官騎士
及其宿將以嘗之而卒無功况兵非土著輓輸無
藝故特採臣下議而建督府以鎮之三十年于兹
最著見者歙州胡公以攘寇名成都趙公以節費
名而銅梁張公則又以勦亂名三君子者彼皆以
材之所擅而乘時之變推移盈縮以為功者也故
浙之州郡所共謳歌而尸祝之者特盛今闗西温
公開府我浙首按其下教所條次州郡之吏士問

民疾苦譬之扁鵲飲上池水而因以窺五藏癥結劊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揲荒爪幕湔腸而無不得其當者也大較故督府所未必知即知而未必能盡之若此之詳者假令諸長吏稍能遵之奉法布職賴川渤海單父中牟之治且遍十一州郡矣已而復聞公所勒戎練兵則又故時之游食者輒罷去他部曲之倚中貴假文法而領偏校者並易置之兵無羸弱將無紈綺雖以海上之烽燧不至而輕裘緩帶之士稍得以櫜弓鍵矢其間然要之投石超距擢鋒陷陣之氣隱然而在也乎聞異之

竊疑公家世關以西習睹諸塞上所當胡兒之控弦飲馬者數數也故獲令如是已而又於海上稍及徧覽公所指麾戍守一切越海而覘迎艦而敵與夫火攻水擊佽飛波盪之法又若奕秋者之分子布算無不諳名實揣形勢而中緩急者間又別按公所減故時兵額什之二三而又鑒近年所縮費無法以致帳下鼓躁於是佯拊循之且陰脫嬰兒之齒而人不知或謂十年二十年間爲　國家省冗費且百萬計於乎盛矣公豈古所稱文經武緯天之間氣所值者邪晉人嘗稱羊叔子守襄陽

也以仁而杜元凱之繼之也以功予竊謂公於浙所綱紀州郡當不讓叔子假令海卒揚波公之提枹鼓席矢石恐亦於元凱所收平吳之功無以異者前所稱三君子僉在公襟帶閒嗟乎我知之矣詩有言曰張仲孝友公奉　天子璽書而臨鎮我浙出則擁旄秉鉞以厲藩臬諸司入則韝袒甘毳傴僂色咲太公太夫人之左右而公所下教我浙亦孳孳然獨首孝悌有以也傳曰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蓋惟公本之孝以篤乎天之經地之義故其所溉於心措諸身發揮之乎事業猶之本之自

荄而榦而枝而葉而芽而甲而苗而條達無間也公
聲望籍甚入貳戶部尚書行且參大政秉　國鈞
知公之翊戴　主上當於古方叔仲山甫兩兼
之矣

贈李比部歸省毋夫人序

古今傳記稗官野史所書婦人女子赴焚投河瑰
異嶄截之行雖窮州下邑往往不絕也唯縢貳琴
瑟牀笫之閒能不以燕私相仄瘠咏於詩歌於學
士大夫之口若太姒而下蓋寥寥也何者彼婦人
女子之性專而忍故心有所赴則蹈死易情變而

側故心有所溺則約義難彼其易每冠裳珮笏之所不得而勝其難或中材好修之所猶得而矯故古之蝌蚪文所象嫉媢嬖妬而並抱女蓋繇是也閨中李比部公生於滕再日滕病不能乳又七歲而孤毋夫人獨能乳而教之以成其名而比部公長且耄猶瞿然不自知其毋所從亦奇矣雖然婦人女子之行譬之陰崖之卉也非有所託則不傳古今論孟軻范滂必本其賢以及其毋比部公以才行聞於時公卿學士爭口譽而交之其道已光顯於　朝矣今其使而南將以歸覲毋夫人於閨

中朝之善文及聲歌者若干人輒詩而祖之且嘉毋之所以能乳而敎之也益衰而傳焉嗚呼毋之誼與古今人之倩蝌蚪之文特相歌咏於詩侈於今之學士大夫之所張亦衆矣其有附國風所載者乎比部公之歸也抑亦能歌之而聞之毋夫人否乎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南城王公之令武康弔孤省囚問閭里所疾苦悉反舊政朞年而民歌舞之及其擢貳潮州府而衆且戚戚於其去或懼繼之者之無以稱也已而羅

田王公來按南城之故所施行者較若畫一而次第之又於其簿書期會及他吏胥里甲之瑣南城公所或故嘗遵古道濶略而迂視處公又躬爲勾攝而繩切之未朞月而邑之歌且舞於南城者又將移之公而忘其去矣蓋漢之前邵父而後杜毋也予有丘墓介武康山中春秋過祠之而山之樵斧而頭戴白者往往遮路口誦之不置予竊怪之聞按鄭子產春秋之良也然其始也褚衣冠伍田疇作丘甲鑄刑書賂伯石逐豐卷甚且欲毀鄉校其所洶洶口謗而欲殺之者豈然也久之而後翕

然隨以定故仲尼聞而稱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
羅田公何以故而獲民之驟之若是也嚮者南城
公適故令殘虐後譬則氷雪而假之以陽春也傳
不云乎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故其德澤易下行而
民易感而南城公去而羅田繼之縣之吏民所詛
思其挾纊與烹鮮之遺者緦緦然其未巳也公又
焉得勃然而滋且稔之乎頃聞縣父老相與携幼
稊餽壺漿舉手加額而行且蒲伏於其縣之庭諸
生來請予文以紀之予不能辭而爲書以聞羅田
公曰公之獲民之驟之至于此豈子產之所不能

不疑且謗於其始公獨能下而式和之乎抑子產之在當時其所布令甲抗公室猶不免爬搔而幅尺之也而公所至隨俗治化約法禔職輒能無改於南城之所及而又劉且畫於其所不及巳乎不然南城公特陽春也公殆繼之以長夏而茂林而繁陰而所相與拔拂其流風餘韻而折衷之者又或有間巳乎易曰巳日乃孚予竊疑公之獲民之驟不知千古之巳日之義又何如者願有以示我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七